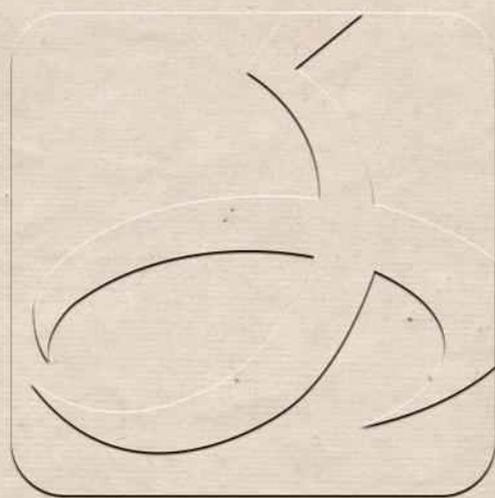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泰秋娘三女

白樂天鷺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
曰眇眇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旣歿彭城有舊
第第中有小樓名鷺子眇眇念舊愛而不嫁居
是樓十餘年幽獨瑰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
二絕句首章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
臥牀鷺子樓中霜月苦秋來只爲一人長末章
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冢上來見說白
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



泰娘歌云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尚書爲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舞攜歸京師尚書薨出居民閒爲蘄州刺史張恣所得恣謫居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劉公爲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朱絃已絕爲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

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爲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爲疎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陽重相見綽綽爲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

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
筆故名傳到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
木俱腐者可勝歎哉然眇眇節義非秦娘好好
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子家藏雲林繪監册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
詩曰公生開元閒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胡竟
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貞觀四帝數十
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
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捷去不可緩

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雨南畝常
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炭長歌詠君節千
載勇夫慙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
鳴江西然此篇不爲工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
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
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
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爲前古惜忠臣德
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龍鱗死
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姦邪
嫉忠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

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
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爲可惜
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
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第亦曰回
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損名昔賢
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亦出於閔
氏觀所言閔子待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
同則可見矣

曾皙待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
傷瓜以大杖擊之什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
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爲陷父於不義戒門人
曰參來勿內子竊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
爲之辭且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
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
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爲人之賢
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寘之死地庸人且猶不
忍而謂皙爲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皙酒肉養

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爲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頻入夢冬凋

峯木雪縞廬落眼青青卻笑渠花時吹笋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駢立真驪驪一馬脫去仍騰驤浣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腹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窗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峯巒

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
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者謂山若
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歎習氣也其說可
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臨
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
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絕祿粟俾之因任方用贅
食太倉爲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爲
耿耿子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

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尙無過
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
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
王黃州禹稱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
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
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滄父祖
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
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覲諸公皆不
過尙書學士或中年卽世或遷謫留落或無田

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尙忍言之
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閒亦然歸去
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
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眾
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

圃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
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
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
家法事旣冠喜道書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
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旣壯在家爲長屬有
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
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
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
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
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爲人清淨恬寂所謂達

士然年過八十尙領郡符又非爲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爲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天水郡開國公

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韋氏奉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鑄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爲當入都堂治事邸報至外郡尤所不曉邁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爲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眞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爲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

之初尙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眞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佾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

三筆十二
九
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爲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爲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爲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合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檢若一失事體雖遺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子

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爲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子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貞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

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爲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
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
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爲侍從謂翰林學
士中書舍人爲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
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爲三字謂尙
書侍郎爲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爲
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尙
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爲侍從蓋相承不

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
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
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
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偉刑部
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
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
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
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
員爲額劉沆作相典領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同
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爲一時言者所

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
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爲福蓋投機
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
也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爲
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
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
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憚卽日赦出
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

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
邪帝卽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
談閒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爲許史恭顯
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
元帝不省爲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
視事史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
爲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
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臯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爲二傳注者皆未嘗爲之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臯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臯陶矢謨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臯陶乃爲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褻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爲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氈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中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乃

贈狄梁公會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爲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爲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三則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閒欵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聳牙尙可精求其義他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息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僇

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是以餬余口。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惺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

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艱澀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爲不可曉。已武帝

獲汾陰睢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紕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

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匱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閒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匱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己鼎曰父己者雍己也繼雍己者乃其弟太

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爲之子邪至父己尊則直云雍己之子太戊爲其父作予按以十干爲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爲君所謂癸卽報癸己卽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爲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爲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

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郤克
 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邪予
 按左傳駒伯者卻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卻氏
 三卿錡曰駒伯犖曰苦成叔至曰温季皆其食
 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叔液鼎曰考諸前代
 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
 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
 指為叔夜之族是以叔為氏也周州曰州出
 於來國後以州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
 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

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
 詩國風乎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
 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
 兵疑克者迺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
 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
 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
 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
 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為公子按
 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
 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

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扁名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諡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罇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鞮鐘銘曰宋公成之鞮鐘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其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

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其公名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剔成君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其王子按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其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錄錄嫁嫁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嫁嫁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麻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茫茫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濁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仁上仙國是不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諂劉后云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
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
諛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
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爲也京旣固
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
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
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

葆鈇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
香披芳鈇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
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才五閣又疊石爲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
池爲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
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爲制度
不相泐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
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
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
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爲薪翦石爲砲伐竹爲篋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爲常至本朝尙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爲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

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
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
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顛襄楷二十人封子
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
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
於傳記無間者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
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
太初麻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
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
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
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卻赧王之亡盡以寶
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
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
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
蓋亦爲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
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
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

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
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名曰九
成宮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
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
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
爲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
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
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鼐爲隆鼎餘八鼎皆改
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
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
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
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
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
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籙宮
神霄殿遂爲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
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
公秀水閒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邁爲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
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

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爲有功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爲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爲圓引泌爲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爲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輒爲宗室所奪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啟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爲之法參選一日卽在闈選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其閒不爲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爲民

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爲億萬人之公利誠爲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處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爲四

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
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滅決
五字悉以水爲之筆陵切雖士人札翰亦然玉
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末亦存之而皆
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
爲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霈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

揚演說以啟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
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
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
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
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
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
者分爲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
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
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
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爲

辯析乃曰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
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
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
道士卻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
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爲誕日
上儀殊爲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爲公

婦人呼夫之兄爲伯於書無所載子頃使金國
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
願子爲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

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妘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按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

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紕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
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
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
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牟呼麥多
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
怛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
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
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
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
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爲之而通判
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
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
宗初卽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
特命爲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
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
效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爲高非便也

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朝請郎十年不磨勘特

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

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眾謂其背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修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

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寢不可啟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爲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爲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爲之有虧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李悝取其爲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

勒停祜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
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
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
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
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閒諸人不能及
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爲簡當旨意出於言外
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
爲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

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爲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
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
譏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
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

尤爲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閻人爲君在弗內也會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旣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

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爲昏姻萁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爲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爲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爲弗篤矣而

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爲兄榮尤爲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儻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勦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

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檐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檐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極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爲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爲西南病毗俗記

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勅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

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旣通蜀中獨行禁權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旣許通商兩川卻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卽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爲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爲害罷爲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劾其疏

三筆十四
十
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爲非所當用稷又詆其賣直釣竒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册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蕞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
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
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
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
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
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畱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爲戶部
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剪
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
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
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賠償及
腳乘之費公私便之旣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
少至於十兩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
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
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洎熙十
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
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

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
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
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
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爲憂詔江浙諸道必以
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
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爲之因記崇寧四年
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
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買鬻如法毋得輒損
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
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
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
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
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
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
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

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
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
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爲虢州
上佐有一詩題爲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
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
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畱人東溪憶垂釣
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爲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爲支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
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

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
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
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
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
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
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
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

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

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改侍中為左相給

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

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顯

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

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

三省事得治事于家弟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

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筆

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

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卽就可漏上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會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爲士大夫傳誦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己處見邵武上官按書詩一册內

一篇題爲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爲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土堆于牆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靈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契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爲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爲工部侍郎長肯作集英修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陞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子

儼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
文子出一莒僕而厯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
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
爲政以其子戊爲梗陽大夫謂成鱣曰吾與戊
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鱣誦大雅文王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爲
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
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
受人之諛不以爲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爲尊
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
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
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睿作聖與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
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爲對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爲善惡之對

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爲對也下文或哲或謀或肅或乂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爲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爲否

媵字訓

媵之義爲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子謂前賢以爲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爲灋柄爲枋邪爲袞美爲媿呼爲嘑拜爲擗詔爲磬怪爲傀暴爲䟽擗爲籍風爲飄鮮爲羸槁爲蕘螺爲羸脾爲廬魚爲敷埋爲貍吹爲歛陔爲穢暗爲鰭析爲櫟探爲擗翅爲翼摘爲砮駭爲駮擊爲擊辜

爲樟掬爲輦爲椹藻爲藻吳爲廼叩爲敬艱
爲囂魅爲彪與夫廂臙胖鱗齧眦副醜桌鸞箔
鸞栖綉繡嬰槩棘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
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
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
家者流有大畝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
似後世語畝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
亦周漢閒人所爲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
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
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
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
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
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爲墨之徒可知胡
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
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
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

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
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爲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
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于乘之國此君子
之勇也其說亦卑陬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
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
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
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
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
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
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
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
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
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帝諱莊始改
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
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
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

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
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
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爲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
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
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
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閻慙慙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
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
之食閻亦謂之慙慙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
不引用

總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總持
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
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
三紙光啟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
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
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
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

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眞蹟爲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貞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祺朱全忠張全義拓跋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跋樂彥祺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貞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他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

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
曰推堦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
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
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堦之
日以疾不趁赴者爲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
月子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
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幘頭執黑杖子拜辭
皇城幹辦官劉知閣泣涕哽噎劉亦爲惻然子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
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
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
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爲近郡總管不幸
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按在身官位
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
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
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
告滿尙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
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

詩選亦但別詩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
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
估客來疎潮至潯陽何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
之而序言懿孫子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
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
意以六言爲難工故衍六爲七然自有三章曰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
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
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
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
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
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爲萬首
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爲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
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末一刃不能殘一
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
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爲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

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爲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爲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

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爲否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爲一帙置在二府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遇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

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栗木爲身檀爲弣鐵爲蹬子鎗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爲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爲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閒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爲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爲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豔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囋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戎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囋語云拈鎚舐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畱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酪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離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嚙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跂及故改年爲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孝宗以來始一切用貞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興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爲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爲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旣無箏琶篪笛坐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眾異獨此說爲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爲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曰內搗碎其軀爲肉泥旣鞫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爲冤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爲壞法耿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卽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爲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爲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爲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旣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

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
以三百人爲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
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
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
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
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邑因依誠係和安
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
春冬綿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
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
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卽日御筆
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眞俸之旨旋又罷醫官
局

切腳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腳而稱者亦閒見之於書史
中如以蓬爲勃籠槃爲勃闌鐸爲突落叵爲不
可團爲突欒鉦爲丁寧頂爲滴顛角爲矻落蒲
爲勃盧精爲卽零螳爲突郎諸爲之乎旁爲步
廊茨爲蒺藜圈爲屈攣錮爲骨露窠爲窟駝是
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豪羅隱湘南雜豪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善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雪水累厯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恡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尙父守尙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

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
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
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爲中書舍人餘皆館
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
稱名旣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
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
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
學士蓋又在前十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
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
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
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
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羈者得侍
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
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
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
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

之旨意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爲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涉聞當爲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爲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爲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涉大

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芻卮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卮字於芻前躡于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眞常於芻前自然卮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

故予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胷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胷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鑄刻所就正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坼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以爲宗社之禍邪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畱

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御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褻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跣以比莊躑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

空牀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水枝行人百步外目斷竟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爲雞二爲犬三爲豕四爲羊五爲牛六爲馬七爲人八爲穀謂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爲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焉闔焉

左氏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葩之語也然公

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壻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壻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爲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爲官如故按唐貞元中故懷澤縣主壻檢校贊善大夫竇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壻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官俸料後者准此處分乃知壻官不停者恩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尙僞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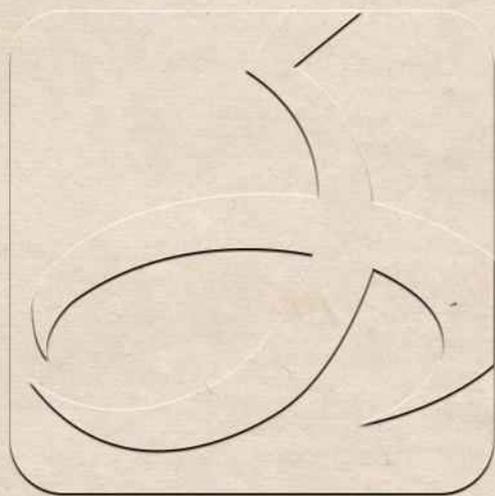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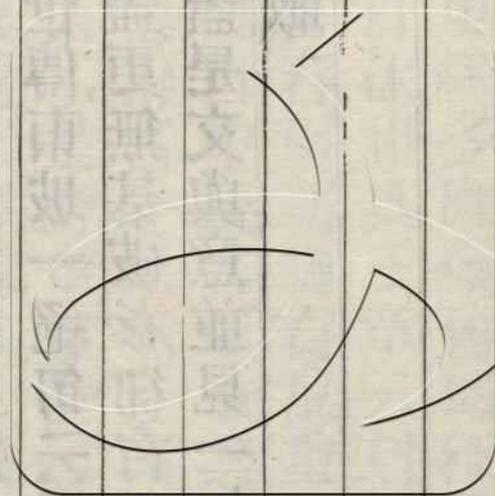
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
祜李商隱温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
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
蓉復經黃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窗外
山魘立知渠腳不多二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
淮上能無雨回頭總是情蒲帆渾未織爭得一
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蓮空
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圍棋燒敗襖著子故依
然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攤門不安橫無復
相關意黃檗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

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
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干
尋葶藶枝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
明雙燈俱暗盡柰許雨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
夜啼悲芙蓉腹裏菱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
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絲皆
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出遙
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檠供朝
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

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聞道新更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搗獨處自
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
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重思鏤出容刀飾親
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奈卽闌干江上秋聲
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
春所唱云不是廚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
落展轉恨還深簪蠟爲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
斜結網爭奈眼相鉤尤爲明白七言亦閒有之
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毆
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眞堪恨
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數
闋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
不能爲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
楸枰著盡更無碁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
忘卻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
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71021573

